

# 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

王世光

**摘要：**革命与法治具有统一性。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既有学理基础，又有文件依据。二者的融合既可以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展开，也可以在法治教育主题下展开，还可以在其他教育主题下展开。在二者融合的过程中，要围绕重要事件、核心人物、经典故事、典型案例，采用多种形式且易于学生接受的材料，揭示它们兼具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和法治教育价值；要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治成就，引导学生认识新中国成立前后法治建设的连续性。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理解，更好地达成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清除把法治与革命对立起来的“告别革命”思潮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革命；法治；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

革命与法治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哲学、法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思想家、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但言人人殊。不同教育者会根据他们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不同理解，去处理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对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领导法治建设的历程和成就，作出重要概括和论述。据此，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7月）》（以下简称《大事记》），深入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的历史经验。<sup>[1]</sup>编写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大事记》的编纂，为我们重新理解革命与法治的关系、重新思考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系统的资料。笔者拟从革命与法治关系、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关系的视角，分析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以就教于方家。

## 一、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依据

### （一）学理依据

其一，革命与法治。

常识里，人们往往把“革命”简单地理解为“暴力革命”，把革命与颠覆秩序联系起来，把法治同维护秩序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很容易将革命与法治对立起来。但是，从学理上说，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以下简称《注释本》）专门疏解“革命”一词的含义，区分了四种意义上的革命，革命既有颠覆制度的意蕴，也有建立制度的指向。但是，即使对最基本的政治革命层面的革命的含义，《注释本》也只是强调它是“全面的历史革命”，并没有将它与“暴力革命”画等号。<sup>[2]</sup>“革命的本质常常被等同于一种暴力和大屠杀的普遍爆发，这当然是不正确的。革命的本质不是在政治上运用暴力，而是在根本性质上质疑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经

济或权力结构，并最终推翻它”<sup>[3]</sup>，“革命不止是成功的暴动”<sup>[4]</sup>。

法治与革命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对此都有深刻阐述。

例如，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sup>[5]</sup>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sup>[6]</sup>这句经典名言无意间成为法治与革命统一性的形象说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又说：“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制。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力的。”<sup>[7]</sup>

再如，伯尔曼（Berman）曾就西方的法律与革命的关系，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关于西方法律传统超越革命，即它超脱于曾周期性地席卷西方各国的巨大而全面的剧变这种信念，正受到以下与之相反的信念的挑战：法律完全从属于革命。推翻一套政治制度并由另一套制度取而代之，导致一种全新的法律。”<sup>[8]</sup>

又如，强世功对革命与法治辩证法有精彩论述：“革命既终结旧的法律秩序，又缔造新的法律秩序，革命乃是法治秩序的守护神，时刻准备拯救法治秩序。法治既终结暴力，但又以权利的名义将暴力正当化，将暴力上升为反抗权，从而奠定了革命的正当性。对于法治秩序而言，‘告别革命’与其说是意味着拯救，不如说是法治堕落的开始。”<sup>[9]</sup>

法治与革命的统一性在我国宪法序言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序言第一段就说中国各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然后第二段到第六段简明扼要地描述了1840年以后的革命史。宪法的这一叙事，体现了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可以说，理解革命，才能更好地理解法治；理解法治，才能更好地理解革命。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其二，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

我们国家把革命传统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进程中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

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中形成的政治觉悟、革命斗争精神、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sup>[10]</sup>，革命传统从时段上涵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局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局性的一些重大举措仍然可以称为革命。例如，“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sup>[11]</sup>，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sup>[12]</sup><sup>8</sup>，这里所说的“革命”，不是比喻，而是超越狭义的政治层面的革命，从更深层次的社会革命视角作出的判断。社会革命“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sup>[13]</sup>这些社会革命，既有革命传统作为支撑，也丰富了革命传统。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不懈追求。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中，为追求法治、探索法治、建设法治、推进法治、厉行法治进行了艰苦奋斗，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sup>[14]</sup>这一历程不仅包括国家治理层面的探索，还包括治党治军等多方面的探索。例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个领域。”<sup>[12]</sup><sup>46</sup>《大事记》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来的法治大事，没有局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多年的历史，而且涵盖了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可见，法治教育不能局限于公民个人层面如何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以及国家管理层面如何依法治国，还要有更高的站位、更广的视野，将不同时期治党治军等方面方面的经典事例作为课程、教材、教学的资源。

可以说，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近百年的革命传统和法治传统，百年党史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共同塑造了党的革命传统和法治传统。理解革命传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法治传统，理解法治传统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革命传统。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

（二）文件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部陆续发布了系列课程文件。例如，2016年发布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2021年发布的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以及基础教育阶段的系列课程标准。这些课程文件的相关规定为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文件依据。

首先，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大纲》与《指南》的精神。《大纲》明确指出：“历史教学要关注法治发展史的教育，要重点讲述依法治国的历史范例。”<sup>[15]</sup>《指南》把中小学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革命斗争精神、爱国主义情怀、艰苦奋斗传统七个方面。<sup>[16]</sup>青少年法治教育是“以宪法教育为核心”的<sup>[15]</sup>，《指南》所列的主题内容，在不同层面上与我国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相呼应。

其次，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程方案”）提出的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要求。根据新课程方案，不同课程都注重跨学科主题学习。例如，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是《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程内容七个板块中的两个，同时，该课程标准把跨学科主题学习也作为课程内容的七个板块之一，旨在“引导学生围绕某一研究主题，将所学历史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知识、技能、方法以及课题研究等结合起来，开展深入探究、解决问题的综合实践活动”。<sup>[17]</sup>再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把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教育主题，同时，把跨学科学习作为一个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sup>[18]</sup>从这个角度看，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有关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要求，同时，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思政课一体化的讲话精神：“坚持大中小学纵向主线贯穿、循序渐进，各类课程横向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原则。”<sup>[19]</sup>

最后，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符合道德与法治课程构建综合课程的理念。《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没有提跨学科主题学习，因为这门课程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课程。该课程标准在内容选择部分指出：“突

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革命传统和法治教育，有机整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革命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劳动教育等相关主题。”<sup>[20]</sup><sup>3</sup>这段话一方面突出了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在该课程众多教育主题中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强调了该课程的综合性特点。作为该课程核心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如何融合才能体现该课程的综合性，是课程与教材研究开发者应重点思考的问题。

## 二、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路径

### （一）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融合法治教育

基础教育阶段的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和中学历史课程中都有系统讲述革命传统主题的内容。这些内容直观体现在现行统编教材中。

例如，小学道德与法治教材五年级下册有“百年追梦 复兴中华”单元，集中讲述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融合了法治教育内容。教材讲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话题时，呈现了农民丈量分配土地、妇女学习婚姻法等图片<sup>[21]</sup><sup>78</sup>，反映了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农民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婚姻法颁布后带来的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教材讲到抗美援朝时，在“相关链接”栏目中，加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七条的相关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sup>[21]</sup><sup>79</sup>这一法条内容实际上也是我国现行宪法第五十五条中的内容。

再如，初中中国历史教材八年级上、下册集中讲述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就适当融合了法治教育内容。八年级上册教材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选举，推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sup>[22]</sup>；八年级下册教材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政治制度的变迁，呈现了法治史上的经典案例“共和国反腐败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sup>[23]</sup>

又如，高中历史教材对法治教育内容进行了更深、更广的融合。教材对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制度探索进行讲述，围绕中央苏区宪法写道：“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制定了宪法大纲，通过了土地

法、劳动法等法令，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及一切劳苦民众。”<sup>[24]</sup><sup>16</sup>围绕“三三制”原则写道：“以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精兵简政，以‘三三制’为原则，开始实行‘普遍、自由、直接、平等’的选举制度。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也仿照陕甘宁边区，实行民主选举。”<sup>[25]</sup>教材还专门设置“当代中国的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课，对“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进行系统讲述，描述了20世纪50年代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至21世纪20年代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历程，以及其间标志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代表性事件。<sup>[24]</sup><sup>54-56</sup>

## （二）法治教育主题下融合革命传统教育

在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法治教育主题通过法治专册、法治教育主题单元或课的形式呈现。这些专册、单元或课，有时也会融合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

例如，法治专册六年级上册在讲宪法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斗的结果。”<sup>[26]</sup><sup>15</sup>并简要介绍了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的革命历史和成就。法治专册八年级下册第一课“维护宪法权威”先是引用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然后引用宪法序言第四、第五段关于革命历史的段落，接着提问：“宪法序言中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是如何确认奋斗成果的？”<sup>[27]</sup><sup>3</sup>后面的正文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确立了在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国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sup>[27]</sup><sup>3</sup>课文“阅读感悟”栏目还大段引用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内容。可见，法治专册高度重视宪法序言中有关革命史的叙事，把革命传统教育深深嵌入法治教育中。宪法序言是一篇大文章，“无论是从其构思还是从其内容、文辞来评价，都称得上是高水平的佳作。它出自无数高人之手，反复推敲，数易其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sup>[28]</sup>尤其是其中关于革命历史的几个段

落，是链接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核心枢纽，在教材和教学中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又如，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崇尚法治精神”提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解放取得了旧中国不可比拟的成就和进步。男女平等作为基本国策写入法律。”<sup>[27]</sup><sup>102</sup>讲到“践行平等”时，提到了1944年，当时主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和供给保障工作的陈云拒绝管理后勤的同志给他发新军装的故事，陈云坚持原则：“不到发军装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例外。”教材在这个故事后面设问：“陈云的言行对于我们践行平等有什么教育意义？”<sup>[27]</sup><sup>105</sup>

依据《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年版）》，国家安全也是法治教育主题的核心内容之一：“认识国家主权的内涵，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知道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自觉维护国家安全。”<sup>[20]</sup><sup>37</sup>宪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在现行道德与法治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维护国家利益”的第八课“国家利益至上”中，呈现了丰富的革命史料，如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北平学生以及邓小平、陆之芳、钱伟长、杨靖宇、赵尚志、黄旭华等不同社会层面人物的革命事迹。<sup>[29]</sup>

实际上，现行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中，还有不少法治教育主题可以进一步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内容。例如，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道德与法治教材法治专册以及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对人权内容都有相关表述。<sup>[26]</sup><sup>15</sup>、<sup>[27]</sup><sup>6-10</sup>、<sup>[30]</sup><sup>78-79</sup>但是，这部分内容历史感弱了些，没有从人权发展历程的角度去引导学生认识中国保障人权方面的巨大进步。20世纪初编写的历史与社会教材对人权主题的设计思路，在今天看来仍然值得借鉴。该教材专设一课“人权的历程”，先从世界范围讲述了人权发展的历程“人权的足迹”话题，然后专门讲述“中国人权的百年巨变”话题。后一个话题下设置专题探究“国运兴衰看人权——世纪之交的回眸”，聚焦“从克林德碑的故事到中华世纪坛的盛典”和“长江百年特大洪灾掠影”，引导学生认识到，在中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人权事业不断发展。<sup>[31]</sup>这是融合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一个经典设计。虽然教材选择的素材、案例现在看来有些陈旧，但是设计思路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19 年发布了《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70 年》白皮书，2021 年发布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后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 100 年，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sup>[32]</sup>相比于前一个白皮书，后一个白皮书补上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权保障实践，这段历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革命传统教育的主题之一——“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这个白皮书为课程教材研发者和一线教师从百年人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系统、权威的材料。

### （三）其他教育主题下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

作为综合课程的道德与法治课程涵盖众多教育主题，除了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和法治教育主题下实现二者融合，其他教育主题有时也会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内容。

例如，道德与法治第一学段的课程内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认识国旗、国徽，学唱国歌”<sup>[20]20</sup>，在法治教育主题中要求“懂得爱护国旗、国徽，知道法律不允许毁损、涂画国旗、国徽”<sup>[20]20</sup>，这与宪法第四章有关国旗、国歌、国徽条款相呼应，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升国旗等话题，把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结合起来。

再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课程内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知道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sup>[20]25</sup>，在法治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初步了解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树立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意识”<sup>[20]25</sup>，宪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民族团结的义务。”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民族团结教育的话题，把近代以来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历史和宪法中有关民族团结的条款结合起来。

又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道德教育主题中有“勤俭节约”<sup>[20]22</sup>的要求，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围绕这个话题设计综合探究活动：探究中华传统美德故事、革命传统故事中蕴含的勤俭节约美德；认识宪法关于“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以及结合当下的社会风气，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的相关内容；探究与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节水、节能活动等。由此，可以通过“勤俭节约”这样一个话题，把道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法治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统整起来。

还如，道德与法治第二学段的课程内容在国情教育学习主题中要求“知道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的领土神圣不可侵犯”<sup>[20]26</sup>，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台湾省的话题，把与台湾有关的革命历史以及我国宪法和《反分裂国家法》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

此外，学习英雄模范是道德与法治课程中道德教育主题的核心内容之一，教材编写或教学实践可以通过“致敬英雄”的话题，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的内容结合起来，呈现当前社会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司法案例，以及将英雄烈士姓名、肖像用于或者变相用于商标、商业广告，损害英雄烈士的名誉司法案例，让学生在在学习英雄模范的同时，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这也是通过法治教育的方式，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

### 三、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要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注意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融合的目的。

融合是为了更有效地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是为了“增效”，不是为了“增量”，更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上的融合。同样一个核心历史事件，可以从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两个方面来讲。这样既不增加学生负担，又能增强学习效果。例如，邓小平 1978 年 12 月 13 日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从革命传统教育角度看，这篇讲话体现的是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法治教育的角度看，这篇讲话强调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篇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第二，要充分注意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共产党法治建设的成就。

统编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和历史教材都重视法治建设的历程。例如，高中思想政治教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一课有一个话题“我国法治建设的历程”，其中就专门讲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sup>[30]77-79</sup>高中历史教材专门设置“当代中国的法治与精神文明建设”一课，对“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程”进行了系统讲述。<sup>[24]54-56</sup>但是，它们对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治建设内容都没有系统讲述。实际上，教材可以结合革命传统教育来充实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成就。深刻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治建设，离不开深入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史并不是死的历史，而是活的历史。革命法治与中国当代法治并非断裂关系。当代法治不是突变的，而是从革命法治承继而来的，是具有历史连贯性的再创造。”<sup>[33]</sup>

第三，要充分运用学生易接受的经典历史故事来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不能堆砌史料和简单罗列法律名称、法律条文。

例如，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中讲述长征期间过大草地的一段往事时说道，红军“沿路‘没收’地主、官僚、豪绅等富人的财物来解决自己的给养。对穷人，他们是保护的。财政部部长林祖涵告诉我，这次没收是依照苏维埃法律有组织地进行的，而且只有财政部的没收机构才有权分配没收的东西”。<sup>[34]</sup>学生从这段资料可以看出，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与地主、官僚、豪绅的斗争中，红军也是讲法律的。

再如，抗日战争期间，屡立战功的黄克功杀人后被判死刑。毛泽东给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的判决。毛泽东在信中说，黄克功“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sup>[35]</sup>这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传统、维护法治精神的经典故事。

又如，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有一场对话，被誉为“窑洞对”。毛泽东面对黄炎培有关“历史周期率”的提问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sup>[36]</sup>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袖对于建立民主、法治国家的远见卓识。

还如，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不摘锦州乡下苹果的故事、解放上海时露宿街头不扰民的革命故事，都充分诠释了人民军队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和纪律意识、法治意识。通过这些经典故事，学生可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重视法治建设，从而改革将法治与革命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

第四，要充分运用民谣、民歌、戏曲等形式，以及通俗易懂的文艺材料来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

例如，“豆选”是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本质内涵的一把钥匙。关于“豆选”，有各种民谣，利用好它们可以帮助学生，特别是小学生理解“豆选”。“金豆豆呀银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张选票一颗豆，小心投在碗里头。”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维埃革命根据地流行过的一首描绘“豆选”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老百姓称赞“豆选”的民谣。当时流行的歌曲《选村长》道出了人民的心声：“杨柳叶儿青，杨柳叶儿长，今年要选一个好村长。能吃苦，能耐劳，既积极，又坚强；群众当中有威信，办事有副热心肠。就是不选那些白眼黑心狼。”<sup>[37]</sup>这些民谣、歌曲在当时就是宣传、普及民主和法治的经典之作，通俗易懂，在今天仍不失为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经典素材。

再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建立起红军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当时的歌谣唱道：“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sup>[38]</sup>这一歌谣朗朗上口，便于学生理解。“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这一脍炙人口的经典歌词，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军队子弟兵，学生也熟悉，十分适合作为融合革命传统教育和法治教育的素材。

又如，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起独特的法治文化。1943年7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审理封彦贵（封捧儿之父）与张金才（张柏之父）儿女婚姻纠纷上诉案，庭长马锡五在广泛听取群众对案件的看法和处理意见的基础上，依据刑法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此案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体现，后被改编成评剧《刘巧儿》。<sup>[1]43-44</sup>假如给中小學生直接讲陕甘宁边区的法治历史，一定偏深偏难，是需要转化的；而给中小學生讲刘巧儿的故事或播放相关的评剧影片片段，就可以直观地让他们理解解放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情况。

综上所述，革命与法治具有统一性。“无论是追求革命还是追求法治，都是人们为了改变不合理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推进公平正义与社会进步所进行的历史活动。”<sup>[39]</sup>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交相辉映，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既有学理基础，又有文件依据。二者的融合既可以在革命传统教育主题下展开，也可以在法治教育主题下展开，还可以在其他学习主题下展开。在二者融合过程中，要注意融合的角度，围绕重要事件、核心人物、经典故事、典型案例，结合民歌、民谣、戏曲等多种形式的易于学生接受的材料，揭示它们兼具的革命传统教育价值和法治教育价值；应充分重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法治成就，从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传统与法治传统的历史视角，引导学生认识新中国成立前后法治建设的连续性。由此，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融合可以促进学生对革命与法治关系的理解，更好地达成革命传统教育与法治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有利于消除把法治与革命对立起来的“告别革命”思潮的消极影响。

#### 参考文献：

[1]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百年

法治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7月）[M]. 北京：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22.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32-635.
- [3] 曼德尔.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社会现实[M]. 颜岩，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75.
- [4] 阿伦特. 论革命[M]. 陈周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3.
- [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第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5.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4.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7.
- [8] 伯尔曼. 法律与革命：第一卷[M]. 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49.
- [9] 强世功. 革命与法治：中国道路的理解[J]. 文化纵横，2011（3）：36-42.
- [10] 《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对革命传统是如何界定的？对中小学课程教材落实革命传统教育提出哪些要求？[EB/OL]. (2021-03-10)[2024-06-09]. [http://www.moe.gov.cn/jyb\\_hygq/hygg\\_zczx/moe\\_1346/moe\\_2870/202103/t20210310\\_518937.html](http://www.moe.gov.cn/jyb_hygq/hygg_zczx/moe_1346/moe_2870/202103/t20210310_518937.html).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
- [1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13] 习近平.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J]. 求是，2022（18）：4-9.
-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151.
- [15] 教育部 司法部 全国普法办关于印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的通知[EB/OL]. (2016-07-04)[2024-07-0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3/s5933/201607/t20160718\\_272115.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3/s5933/201607/t20160718_272115.html).
- [16] 教育部关于印发《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的通知[EB/OL]. (2021-01-19)[2024-06-0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102/t20210203\\_512359.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s8001/202102/t20210203_512359.html).
-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39.

-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34.
- [19]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27.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2022年版) [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1]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 五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 [22] 齐世荣.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八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102.
- [23] 齐世荣. 义务教育教科书 中国历史: 八年级下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16.
- [24] 张海鹏, 徐蓝. 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选择性必修1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
- [25] 张海鹏, 徐蓝. 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上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142.
- [26] 鲁洁. 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 六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9.
- [27] 朱小蔓. 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 八年级下册 [M]. 2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8.
- [28] 许崇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 下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480.
- [29] 朱小蔓. 义务教育教科书 道德与法治: 八年级上册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86-94.
- [30] 张异宾. 普通高中教科书 思想政治 必修3 政治与法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 [31] 赵世瑜, 韦志榕.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历史与社会: 九年级全一册 [M]. 3版.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9: 82-88.
- [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1.
- [33] 侯猛. 重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法治的研究框架 [J]. 中国法律评论, 2024 (2): 22-37.
- [34] 毛泽东. 毛泽东自述 (增订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00.
-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9.
-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修订本中册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611.
- [37] 王勇. 从“豆选”看“两个结合”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早期探索与实践 [J]. 人大研究, 2024 (4): 61-66.
- [38]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问答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23: 51.
- [39] 陈培永, 杨雅杰. 论革命与法治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一个基本问题的当代思考 [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 (2): 1-6.

(作者王世光系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德育编辑室编审,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统编教材核心作者。)

(责任编辑: 李 洁)